

給未來的高雄市長... 請聽聽高雄囡仔想要的高雄 (下)



▲在高雄工業區可以見到濃厚的灰煙堆積於城市上空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就業 更甚於產業

講座中政大社會系副教授鄭力軒的研究說明，在營造業、科學技術服務、資訊通訊、餐飲等產業，都可明顯看到北高平均薪資約坐落於大台北地區平均薪資的六、七成，而在金融保險業的部分，高雄的平均薪資甚至落後於台中，且只有大台北地區的五成左右。

鄭力軒提到，高雄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多處於下游，進而影響到無論是個人服務業，或是青年民眾的薪資。如果要解決這類產業結構的問題，他認為高雄的政策若放入「多樣就業」和「附加價值」等要素，可以逐漸提升高

雄的產業區位在產業鏈中的位置，而高雄的硬體建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，不僅可以紓解人口壓力，更可以放入全台灣的區域規畫藍圖之中，促成中央政府的訂定因地制宜且均衡的產業治理政策。

我認為，從產業的根本面去著手解決就業問題，才能夠真正吸引年輕人回流。因此應提高就業問題來提出高雄市府不可忽視的發展方向，而在規畫的過程中，應當考量到高雄市民真正的需求，而非將高雄置於產業鏈中一個附屬的位置，忽略高雄市民的主體性。在講座的最後，李根政以「選後一定要開啟和市民的對話」，作為對於三位候選人的期許。

高雄人可以「我高雄、我驕傲」嗎？

高雄在整個經濟發展的歷程，始終伴隨著重工業的基調，和台北成功轉型為金融業和服務業存在著極大差異。高雄的重工業命運自日治時期開始，延綿過國民政府時期，包括有鋼鐵、造船、石化等高耗能、高污染的產業。對於一直位在產業鏈下游，蒙受多年重工業污染的高雄來說，如何讓總公司就地發展出完整產業鏈，為高雄留下包含設計、製造、行銷、促進青年多元就業，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，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，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應當被納入考量。我身為一位高雄青年，理想的就業環境，不應該是一個周遭充斥著工廠，地底下埋著石化管線的都市，每到年末歲初的秋冬之際還會籠罩於霧霾中的都市。

雖然目前陳其邁、吳益政、李眉蓁三位候選人，都承諾會將大社工業區降為乙種，並出席八月九日的高雄反空污遊行，但我想市長候選人應提出更為具體的市政規劃，讓高雄的產業布局和生活品質煥然一新，才能夠吸引高雄的青年在進入

社會後，留在家鄉貢獻自身所學。

在這裡，我想要向高雄市長候選人提問：一、您對於高雄產業的整體規劃，是否有將重工業的轉型納入其中？二、您是否將高雄的空污視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，並以密集監測空品或工業區之轉型等策略來改善空污？作為一位還沒有投票權的青年，我期待高雄在補選後，能夠迎來煥然一新的面貌，不再受重工業的歷史所拘束，並且將市民生活環境擺在都市規劃政策的本位，和民間社會一同貫徹高雄這座城市所應具有的體性。

請問未來的高雄市長，您是要走老路，繼續讓高雄青年北漂，還是您已準備好帶領高雄走出一條嶄新環境永續的產業發展方向，讓青年們能驕傲「我高雄、我驕傲」呢？

文／張穗風
圖／地球公民基金會
原始來源：
<https://opinion.cw.com.tw/blog/profile/52/article/9790>
【正式取得「獨立評論天下」授權刊登】

回不去了(下)

「我們也不想這樣整治，可是河道兩岸的住民、農民會找公職來施壓。」曾聽到發包施工單位這樣回答。問題是：公務單位可以這樣輕率？只因為寥寥幾位農民的「陳情」就把萬千年的健康河道整治到乾旱缺水的殘廢死亡樣子？尤其像廣興的羌仔寮溪是整條河道的兩岸及河底都鋪設水泥，這是專業，如果怕民意而棄專業，是不是褻瀆了專業知識？是不是犯了瀆職罪？又何必要有專業？

最近，常常聽到「回不去了」超過了能容忍的臨界值」說法，像是地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，人性貪婪邪惡讓彼此關係對立，奢華成癮使得簡樸生活已不可能，甚至武漢肺炎病毒肆虐、末日時鐘僅剩二分鐘……等等。為什麼會有這些回不去的現象？是否意味地球的第六度文明大滅絕就要來臨？無解！也不是個人能解，不過卻會讓人想起《紅樓夢》的「好了歌」：
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將相今何在，荒塚一堆草沒了。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金銀忘不了，終朝只恨聚無多，及到多時眼閉了。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嬌妻忘不了，君生日說恩情，君死又隨人去了。
世人都曉神仙好，只有兒孫忘不了，痴心父母古來多，孝順兒孫誰見了。

想到「好了歌」，也連帶想起自己在「回

聲」這篇文章所擬的結尾詩詞：
酒色財氣世人鍾，吃喝嫖賭各地同，富貴權勢豈千秋？百載借用一陣風。
田地再多黃梁夢，金銀難得擺棺中，妻子恩愛能幾許？名利埋土轉眼空。

人類是萬物之靈？人性本善？道德高尚？也許吧！可是……唉！

文／鍾鐵鈞

原諒我敗給戀食情結 生祥樂隊最新專輯《野蓮出庄》，淡水登席開唱!(上)



▲永豐說詞，闍娘說菜。



▲野蓮越南生春卷，不淋醬汁，而以美濃慣用的黃豆醬和越南魚露做成果凍點綴其上。

家鄉味的深刻記憶，除了用嘴嚐，也能用「聽」的。《野蓮出庄》道出傳統農村用苦勞拼貼出來的食物風景，不僅僅是食物，還有文化、民生、土地與情感的連結。通通都收進詞曲裡了。若生祥樂隊沒有唱，我不知道野蓮這作品帶給美濃的竟是自主和自由。先聽寫詞的芋仔，在美濃鎮上一間小小的咖啡館分享。

末料聽一曲《芋仔板》聽到眼淚掉下來，只因想起外婆。

外婆很會做芋仔板，她老人家某天突然很想念芋仔板的味道，不為任何祭祀慶典兀自動快做了起來，那東西費工啊，母親說。大家不知怎麼一回事，隨外婆去。之後沒多久，外婆便意外辭世了。

而我不知道有一天，芋仔板能用「聽」的。記憶羅列出的一幕幕神

寫詞的永豐，在美濃鎮上一間小小的咖啡館分享著新專輯《野蓮出庄》，講述一個農村，如何從菸葉時代翻轉出野蓮新天地，種出自己的姿態。

若生祥樂隊沒有唱，我不知道野蓮這作品帶給美濃的，竟是一和自。一年辛由頭都辛到頭，再不用看臉色，廠不用被品不用論足分等青長莖菜，在水蔬庄叫「野蓮」，出「水蓮」，海產桌上

文／劉崇鳳
圖／美濃愛鄉協進會、山下民謠、鍾舜文、張二文、邱靜慧、劉逸姿
轉載自「微笑台灣」
深度旅遊——小鎮